

长安永宁坊的书画秘藏： 权臣王涯篇

王楠史睿

内容提要 王涯是唐代中期重要的政治人物，曾两度位至宰相，又长期掌握财权，最终因依附郑注、李训卷入甘露之变而被杀。晚唐五代史家就已经注意到王涯的书画秘藏，北宋文人鉴藏家更是对王涯旧藏珍视有加。然而，今天的唐代书画收藏史上，却没有王涯的一席之地。作者重新梳理王涯的收藏史，揭示其书画收藏中招权纳贿与强取豪夺的案例，挖掘文宗朝的长安政治—社会形态中的社会网络和坊里空间，尝试将抽象的历史典故还原为真实的历史事件和人物，并以王涯收藏为例，推究唐代法书名画收藏从内府向贵戚、权臣、文士转移的路径，以期窥见晚唐收藏史之一斑。

关键词 唐代 王涯 书画收藏

王涯是唐代中期重要的政治人物，曾两度位至宰相，又长期掌握财权，最终因依附郑注、李训卷入甘露之变而被杀。晚唐五代史家就已经注意到王涯的书画秘藏，北宋文人鉴藏家更是对王涯旧藏珍视有加。然而，今天的唐代书画收藏史上，却没有王涯的一席之地。本文企望在错综复杂的政治、文化关系中梳理王涯的收藏史，将他从一个抽象的历史典故还原为一个鲜活的历史人物。

一 王涯的长安居止

王涯(765前—835)出身寒素，追认太原王氏之乌桓王氏一支，以王神感为八世祖^①，据刘禹锡(772—842)《王氏家庙碑》载，王涯高祖幽州别驾元政，曾祖湖州安吉县令实，祖青州司马祚，均非显宦，其父王晁“以文学自奋”，渐至郎官、刺史^②，后因陷身安史叛军而一度贬官。王涯能世其家，主

① 《新唐书》卷七二中《宰相世系表》二中，页2647，中华书局，1975年。王氏世系自王神感至王涯高祖元政，中间有三代不能具名，颇有伪托之嫌。

② (唐)刘禹锡：《代郡开国公王氏先庙碑》，(唐)刘禹锡撰，瞿蜕园笺证：《刘禹锡集笺证》页39—46，上海古籍出版社，1989年。此碑记王涯之父为晁，瞿蜕园据《新唐书·宰相世系表》及《太平广记》卷二一七以为作晁为是(页44)。

要是具备了卓越的文学才能，早在文士之籍，而后连登高第¹，德宗(742—805)委以草诏之任²，宪宗(778—820)、文宗(809—840)时再为宰相，兼任盐铁、度支两使，实权在握。王涯之所以能平步青云，是“以其孤进自树立”，在朝中并无党援，从而受到德宗、宪宗、文宗重用。王涯在长安的居处至少有四处，贞元二十年(804)初为翰林学士至元和十年(815)之前，所居之地距大明宫较远。元和十年之后再入翰林院，宪宗经常咨访，嫌他住所偏远，不能及时入宫，所以借给他丹凤门外很近的光宅坊官宅一所，以便出入宫廷³，这是超越同时翰林学土的待遇。元和之后，王涯渐膺显贵，七年知制诰，十一年拜相⁴，大约此时，据永宁里前京兆尹杨凭(生卒年不详，活动于774—809年)故宅续加修建⁵，成为甲第。王涯如当时高官显宦一样，甲第之外在长安还有别墅、山亭，然其址不可考⁶，大约也修建于显贵之后。此外，王涯长庆三年(823)至大和二年(830)间在长安崇业坊建有家庙⁷。

本文关注的焦点在王涯的永宁坊宅，永宁坊历来是高官聚集的坊里。隋有苏威宅、郑善果宅，唐初有江王李嚣宅、裴行俭宅、裴炎宅、李晋宅、独孤氏宅，盛唐有李辅国宅、徐浩宅，中唐有高郢宅、杨凭宅、王涯宅、李固言宅、白居易和白敏中宅，晚唐有王铎宅、张直方宅⁸。此坊交通便利，地处丹凤门大街一侧，又是延兴门至延平门之间通衢的北侧。地势位于九五高岗的北坡，被堪舆家称为金盞之地⁹。东北方紧邻东市，有交易之便。

王涯永宁坊宅原系杨凭故居。杨凭出身著姓，“工文辞，少负气节；与母弟凝、凌相友爱，皆有时名”，德宗、宪宗时期，两度为观察使，一是贞元十八年(802)至永贞元年(805)为湖南观察使¹⁰，一是永

〈1〉 《旧唐书》卷一六九《王涯传》云：“贞元八年进士擢第，登宏辞科。”进士及第，再加制举登科，是士人最佳仕途之始。《旧唐书》卷一六九，页4401，中华书局，1975年。

〈2〉 《旧唐书》卷一三《德宗纪》云：贞元二十年“十一月丁酉，以监察御史李程、秘书正字张聿、蓝田县尉王涯并为翰林学士。”同书《王涯传》云：“贞元二十年十一月，自蓝田尉召充翰林学士。”《旧唐书》卷一三，页400；卷一六九，页4401。

〈3〉 《新唐书》卷一七九《王涯传》云：“涯文有雅思，永贞、元和间，训诂温丽，多所稿定。帝以其孤进自树立，数访逮，以私居远，或召不时至，诏假光宅里官第，诸学士莫敢望。”《新唐书》卷一七九，页5317。

〈4〉 《旧唐书》卷一六九《王涯传》，页4401—4402。

〈5〉 杨凭永宁里宅大约于元和四年簿录入官，时御史中丞李夷简劾奏，尤以杨氏营建宅第逾制为言。见《旧唐书》卷一四六《杨凭传》，页3968。

〈6〉 王涯别墅用于日常休闲，见《新唐书》一七九《王涯传》，页5319；山亭用于避暑，见(唐)张读：《宣室志》页8，中华书局，1983年。

〈7〉 见刘禹锡前引文，前揭刘禹锡撰，翟蜕园笺证《刘禹锡集笺证》，页39。

〈8〉 参考李健超：《增订唐两京城坊考》页99—103，三秦出版社，2006年。值得注意的是以上居于永宁坊的人物中，裴行俭、徐浩、杨凭、白居易、王铎等人都是书法家或收藏家。

〈9〉 (宋)王谠撰，周勋初校证：《唐语林校证》页610，中华书局，1987年。

〈10〉 《旧唐书》卷一三《德宗纪》下，页397。参考郁贤皓：《唐刺史考全编》卷一六六“江南西道潭州”，页2714，安徽大学出版社，2000年。

贞元年至元和二年(808)为江西观察使¹，在任期间，尤事奢侈²。逮及元和二年改任京兆尹之后，杨凭“修第于永宁里，功作并兴，又广蓄妓妾于永乐里之别宅，时人大以为言”³。安史乱后，“京都宅第，屡经残毁”，这给其后的权贵提供了重新建造奢华宅第的条件，于是无论贵戚、勋臣，还是士族、文士，一旦位至高阶，便大兴土木，修建甲第。封演(生卒年不详，活动于玄宗天宝年间至德宗贞元年间)云：“代宗即位，宰辅及朝士当权者，争修第舍，颇为烦弊，议者以为土木之妖，无何，皆易其主矣。”⁴当时郭子仪因闻筑墙者云达官之宅“人自改换，墙皆见在”而入奏请退之事，流传较广⁵。肃代之际兴起的长安权贵竞相修建华宅的风气，唐晚期续有发扬，杨凭永宁坊甲第就是在这样的背景下建成的。张籍《伤歌行》描述，杨凭之宅朱门列戟，中有高堂，后有舞榭，每日管弦笙歌不断，美人随侍左右⁶。杨凭在洛阳履道坊尚有一宅，“竹木池馆，有林泉之致”⁷，亦属奢华之所。德宗于大臣、藩镇实行姑息政策，奢豪、贪腐之事全不问责，而宪宗即位之后严肃法纪，打击贪腐。元和四年，御史中丞李夷简首先检举杨凭在江西观察使任上贪污纳贿之事，致杨凭自京兆尹贬为贺州临贺县尉，为当时舆论所称道⁸。然此事亦源于杨凭与李夷简之间的私人纠葛，史云“(杨)凭性尚简傲，不能接下，以此人多怨之”，其在江西观察使任上不能礼遇出使的李夷简，夷简自此记恨杨凭，后来的弹劾是报复之举⁹。杨凭以赃罪被逮，贪腐“计钱累万”，故贬降之后其故宅极有可能被籍没入官，以抵贪墨之值¹⁰。然杨氏大宅虽荒，列戟虽除，而朱门、高堂、舞榭仍在。贬责诏书云“营建居室，制度过差，侈靡之风，伤我俭德”，史官以“杨凭好奢”为其定评¹¹，想不虚也。

杨凭建华屋、畜姬妾之外，仍好收藏书画，家多名品，史载长庆元年杨氏父子以古书名画间关交

〈1〉 《旧唐书》卷一四《宪宗纪》上，页413。参考前揭郁贤皓《唐刺史考全编》卷一五七“江南西道洪州”，页2258。

〈2〉 王红霞：《杨凭生平与交游考略》，《四川师范大学学报》2006年5期，页84—87。

〈3〉 《旧唐书》卷一四六《杨凭传》，页3967。

〈4〉 (唐)封演撰，赵贞信校注：《封氏闻见录校注》页44—45。参考荣新江：《高楼对紫陌 甲第连青山——唐长安城的甲第及其象征意义》，《中华文史论丛》2009年第4期，页1—39。

〈5〉 前揭封演撰，赵贞信校注《封氏闻见录校注》，页44—45。

〈6〉 (唐)张籍撰，徐礼节、余恕诚校注：《张籍集系年校注》页70，中华书局，2011年。参考程鸿诏：《唐两京城防考校补记》“永宁坊杨凭宅条”，程鸿诏：《唐两京城坊考》页197，中华书局，1985年。张籍诗云所指当为杨凭永宁坊宅无疑，据唐制，官人正宅方可列戟，永宁坊为王涯正宅，而永乐坊则为杨凭的别宅，不当有列戟。

〈7〉 《旧唐书》卷一六六《白居易传》云：“初，居易罢杭州，归洛阳。于履道里得故散骑常侍杨凭宅，竹木池馆，有林泉之致。”页4354。

〈8〉 《旧唐书》卷一四六《杨凭传》，页3967—3968。

〈9〉 《旧唐书》卷一四六《杨凭传》，页3968。

〈10〉 《旧唐书》卷一四六《杨凭传》云：“近者宪司奏劾，暴扬前事，计钱累万，曾不报闻，蒙蔽之罪，于何逃责？”页3968。且张籍诗云“长安里中荒大宅”，故有此推测。

〈11〉 《旧唐书》卷一四六《杨凭传》，页3968。

通，以求进士及第：“（段）文昌好学，尤喜图书古画。故刑部侍郎杨凭兄弟，以文学知名，家多书画，钟、王、张、郑之迹在《书断》、《画品》者，兼而有之。凭子浑之求进，尽以家藏书画献文昌，求致进士第。文昌将发，面托钱徽，继以私书保荐。”⁴¹

王涯继承杨凭之宅，当是因宪宗之宠而获赐的没官之宅。他在原来杨氏大宅的基础上续加修建。且因王涯长期掌握唐朝财权，故其家累积财富巨万⁴²；复好典籍、书画，所藏与内府相埒，《旧唐书》本传称，“涯家书数万卷，侔于秘府”⁴³。他的财富之中，我们最为留意的是其中的书画宝藏，而王涯搜求书画珍品的手法非同寻常，更为令人关注。

二 王涯搜求古书名画的手法

王涯自其父“以文学自奋”以来，步入文词之臣的行列，其本人“三典书命，再参内廷”⁴⁴，一任太常，两度拜相，更成为文词之臣的领袖。王涯所在的这个群体，多为著姓背景的文学世家。陆扬对这类词臣群体有精确的描述，他说：“中晚唐许多类似的文学官僚家族都有著姓背景，但实际在唐中期以前已被排除在政治权利的中心之外，连续多代都不再有任显宦的成员。但中唐以后，在朝廷乃至整个社会日益看重文学才能的氛围中，这些家族由于某一位成员被视为杰出文人，或一代中几位成员在进士科等文学考试中获取连续性成功，从而积累下深厚的文化和社会资本。即便这种资本未即刻转化为仕途上的成功，这些家族的下一代也能成为真正的获益者，其结果是不仅以下每代都有进士及第的成员，且凭借词臣的身分连登台阁，进入政坛的最高层。”⁴⁵当他们以文辞之能登上高位之后，会努力经营自己家族的文化形象，博取文化声名，同时也享受权利与声誉带来的优势，其中重要的一个侧面就是营建宅第亭林和收藏典籍、书画和珍玩。

王涯与其他权贵不同，虽家财巨万，然“性鄙吝，不畜妓妾，恶卜祝及它方伎，别墅有佳木流泉，居常书史自怡，使客贺若夷鼓琴娱宾”⁴⁶，亦见其好古的文士本色。王涯不好珍奇服用之物，有玉钗故事

〈1〉 《旧唐书》卷一六八《钱徽传》，页4383。

〈2〉 《旧唐书》卷一六九《王涯传》云：“涯积家财钜万计，两军士卒及市人乱取之，竟日不尽。”页4405。

〈3〉 《旧唐书》卷一六九《王涯传》，页4405。

〈4〉 前揭刘禹锡《家庙碑》，《刘禹锡集笺证》，页41。瞿蜕园先生笺证云：“此文所谓三典书命者，元和三年以前，虽转官，仍充翰林学士，一也。七年，又以兵部员外郎知制诰，二也。九年，正拜舍人，即当出学士院，而仍知制诰，三也。所谓再参内廷者，以翰林学士为一参，以知制诰为再参也。”页45。

〈5〉 参考陆扬：《论唐五代社会与政治中的词臣与词臣家族——以新出石刻资料为例》，《北京大学学报》2013年第4期，页11。大和九年甘露之变时，王涯“子孟坚为工部郎中、集贤殿学士，仲翔太常博士，季琰校书郎”（《新唐书》卷一七九《王涯传》，页5319），若非王涯牵连被诛，其后代亦有成为词臣，进而登入高层的可能。

〈6〉 《新唐书》卷一七九《王涯传》，页5319。

为证¹。不仅他本人无奢华之好，而且推及他人，其改订礼令，亦偏于恢复简质的古礼。大和元年，文宗下令改革百官舆服制度，三年王涯任太常卿之后才正式提上议程，至六年提出详细的方案，“凡衣服室宇，使略如古，贵戚皆不便，谤讪嚣然”²，故未能实施³。王涯所好者，端在典籍、书画，而尤以书画为最。史称，“涯家书数万卷，侔于秘府。前代法书名画，人所保惜者，以厚货致之；不受货者，即以官爵致之”。辛文房《唐才子传》云：“（王涯）酷好前古名书名画，充积左右，有不可得，必百计倾陷以取之。”⁴所谓“百计倾陷以取之”，私许官爵以致之即是其中一法。当时流传的一个故事，可见王涯求取书画之不择手段⁵：

《清夜游西园图》，顾长康画，有梁朝诸王跋尾处，云图上若干人，并食天厨（原注：语出诸子书，检寻未得）。唐贞观中褚河南装背，题处具在。本张维（惟）素收得（原注：维素，从申之子），传至相国张公（原注：弘靖）。元和中，准宣索并钟元常书《道德经》同进入内（时张公镇并州，进图表李太尉卫公作也）。后中贵人崔潭峻自禁中将出，复流落人间。维素子周封，前泾州从事，在京。一日有人将此图求售，周封惊异之，遽以绢数匹赎得。经年，忽闻款关甚急，问之，见数人同称：仇中尉传语评事，知《清夜图》，计闲居家贫，请以绢三百匹易之。周封惮其迫胁，遽以图授使人。明日果贲绢至，后方知其诈伪。乃是一力足人求江淮大盐院，时王庶人涯判盐铁，酷好书画，谓此人曰：“为余访得此图，然遂公所请。”因为计取耳。

按，《清夜游西园图》是顾恺之名作，南朝梁内府定为名迹第一⁶，贞观中经褚遂良装裱题写，后经由张

〈1〉 《新唐书》卷一六三《柳玭传》引柳玭《家训》云：“永宁王相国涯居位，窦氏女归，请曰：‘玉工货钗直七十万钱。’王曰：‘七十万钱，岂于汝惜？但钗直若此，乃妖物也，祸必随之。’女不复敢言。后钗为冯求外郎妻首饰，涯曰：‘为郎吏妻，首饰有七十万钱，其可久乎！’”又见（宋）钱易撰：《南部新书》卷壬，页150—151，中华书局，2002年。

〈2〉 《新唐书》卷一七九《王涯传》，页5319。

〈3〉 《旧唐书》卷一七《文宗纪》下云：“（大和六年六月）戊寅，右仆射王涯奉敕，准令式条疏土庶衣服、车马、第舍之制度。敕下后，浮议沸腾。杜忤于敕内条件易施行者宽其限，事竟不行，公议惜之。”（页546）按，王涯所拟“条件”，见《全唐文》卷四四八，页4579—4581，中华书局，1983年；《唐会要》卷三一《舆服杂录》，页668—672，上海古籍出版社，1991年；及《册府元龟》卷六一，页678—681，中华书局，1960年。姜伯勤对王涯“条件”曾有细致分析，参考作者《王涯与中唐时期的礼与令》，《中国古代社会研究——庆祝韩国磐先生八十华诞纪念论文集》页42—72，厦门大学出版社，1998年；又参考黄正建：《王涯奏文与唐后期车服制度的变化》，荣新江主编《唐研究》第十卷，页297—327，北京大学出版社，2004年。

〈4〉 （元）辛文房撰，傅璇琮等校笺：《唐才子传校笺》卷五，页431，中华书局，1989年。

〈5〉 （唐）李焘：《尚书故实》，《丛书集成初编》页3，上海：商务印书馆，1936年；（宋）郭若虚：《图画见闻志》页128—129，人民美术出版社，1963年，略同。

〈6〉 董道《广川画跋》卷五云：“顾长康初以曹子建诗营此图，在梁朝入录为第一。”（宋）董道著，张自然校注：《广川画跋校注》卷五，页313，河南大学出版社，2012年。

惟素、张弘靖收藏，一度进入元和内府。宦官崔潭峻元和六年至末年任荆南监军使¹，与“元和逆党”王守澄等人内外呼应，穆宗、敬宗时期官位显赫，飞扬跋扈，至文宗即位之初因拥立之功加上将军之衔²。大和九年九月文宗听从李训之言清算“元和逆党”时崔潭峻已死，只得下令剖棺鞭尸³。《清夜游西园图》大约于穆宗朝被崔潭峻从宫中窃出，而大和九年被人廉价出售，流落人间，无复识者。书画商人向曾任泾州节度使幕职的张周封兜售，周封知此图本为其父张惟素旧藏，立即以数匹绢帛的价格收购。较之此图在画史上的地位，这个价钱极为低廉。大约此事为王涯所知，故指名求购。

张周封是张惟素之子，张从申之孙。张从申是著名书法家，有《李玄靖碑》传世，收藏二王帖为主，窦蒙云，“从申志业精绝，工正、行书，握管用笔，其于结密，近古所少”，但也因其临摹法书“右军之外，一步不窥”，而认为他“闻见遂寡”，甚而推测他的藏品以摹拓本为主，未见真迹之妙⁴。其子张周封则曾为李德裕西川节度从事⁵，后为工部员外郎，与段成式友善⁶。张从申、惟素、周封三代是鉴藏名家，与张彦远同宗，见诸《历代名画记》⁷。王涯与张惟素相识⁸，深知张氏所藏法书名画。张周封既为故人之子，若王涯欲“厚货致之”，自然不难，然此《清夜游西原图》不同凡品，且又系河东张家故物，周封大约视若球璧，不愿易手，故王涯则必以他法谋之。

王涯自穆宗长庆三年至文宗大和九年，多次担任盐铁转运使，掌握任用江淮盐院官员的大权。他为了得到钟爱的《西园图》，动用了盐铁使的权利，对求取江淮大盐院官阙的人宣称，如能为他访得《西园图》，就能授官。江淮大盐院是利源所在，求取者自然不惜花费功夫和资财去寻访王涯所需的名画。与

〈1〉 《册府元龟》卷六六七《内臣部》“监军”云，“崔潭峻元和末为荆南监军”，页7979；《旧唐书》卷一六六《元稹传》云，“长庆初，潭峻归朝”，页4333。然这两处时间均误，其为荆南监军在元和六年三月，其返京时间大约是元和十一年十一月，有可能参与谋弑宪宗之事，再证以文宗铲除“元和逆党”时对崔潭峻施以“剖棺鞭尸”的处罚，可以确定他确实属于“逆党”无疑。参考卞孝萱：《元稹年谱》页196、317—319，齐鲁书社，1980年；拙稿《河东张氏家族的收藏与唐代政治》，待刊。

〈2〉 《册府元龟》卷六六五《内臣部》“恩宠”云：“文宗以宝历二年十二月即位，增右军中尉梁守谦食实封三百户，左军中尉魏弘简进阶开府仪同三司，枢密使杨承和、飞龙使韦元素进弓箭库使，崔潭峻加上将军，并赏功也。”页7965。

〈3〉 《新唐书》卷一七九《李训传》，页5310。参考杨西云：《唐文宗除宦与宦官专权政局》，《历史教学》2007年第7期，页10—15。

〈4〉 （唐）窦蒙撰、窦蒙注：《述书赋》下，（唐）张彦远：《法书要录》卷六，页205。参考（宋）欧阳修：《集古录跋尾》卷七“唐王师乾神道碑”跋尾，《欧阳修全集》页2252—2253，中华书局，2001年；（宋）黄伯思：《宋本东观余论》卷下《跋开弟所藏张从申书慎律师碑后》页281—283，中华书局，1988年。

〈5〉 《新唐书》卷五八《艺文志》二“张周封《华阳风俗录》”条，页1508。

〈6〉 段成式《酉阳杂俎》卷八（页82）、卷一五（页143、148）、卷一七（页167、168）、卷一九（页186）、续集卷二（页211）屡见张周封之名。（唐）段成式：《酉阳杂俎》，中华书局，1981年。

〈7〉 张彦远《历代名画记》卷二“论鉴识收藏购求阅玩”，将张从申、惟素父子列入近来“蓄聚之家、图书之府”的行列，有“别识收藏”之能。（唐）张彦远：《历代名画记》页34，人民美术出版社，1963年。

〈8〉 韩愈《试大理评事王君（适）墓志铭》云：“中书舍人王涯、独孤郁，吏部郎中张惟素，比部郎中韩愈，日发书问讯，顾不可强起，不即荐。”说明王涯与张惟素、韩愈等鉴藏家相识。（唐）韩愈著，马其昶校注，马茂元整理：《韩昌黎文集校注》页436，上海古籍出版社，1987年。

此相似的是，《唐阙史》也记录了一则咸通年间求官者以七万钱购得李德裕家旧藏古画，向盐铁使行贿以求取“漕渠横梁梗船碎职”的事例¹，此盐铁使也与王涯一样有收藏名画的爱好。这些求官者之所以愿意花费巨资行贿，正是由于盐铁系统的官员都有贪墨巨额资产的机会。例如长庆年间，“福建盐铁院官卢昂坐赃三十万，（卢）简辞按之，于其家得金床，瑟瑟枕大如斗。昭愍（唐敬宗）见之曰：‘此宫中所无，而卢昂为吏可知也！’”²身为福建盐铁院官的卢昂不仅家藏三十万钱，而且还有连皇帝也未见过的珍宝，买官为利之巨，可想而知。正是在这样巨大利益的驱使下，求官之人不惜代价，向盐铁使行贿。

然而寻访名画不同于购求其他珍宝，书画购求有其独特的关系网络和渠道，书画交易还要照顾不同鉴藏家的各种特殊人情和癖好。徐浩已经谈到市场的作用³，窦泉、窦蒙兄弟《述书赋》为此特辟一节专论藏家的“征求保玩”，再辟一节介绍书画市场上“利通货易”诸商贾⁴；其后张彦远《历代名画记》也有“论名价品第”和“论鉴识收藏阅玩”的篇目。为了得到《西园图》，富于资财的求官者需要借助长安市上的中介人来寻访，于是这些人演了一出冒充仇中尉买画的戏码。仇中尉即当时最有权势的宦官仇士良，元和至大和年间，他“数任内外五坊使，秋按鹰内畿，所至邀吏供饷，暴甚寇盗”⁵。大和九年，文宗欲分王守澄之权，擢仇士良为左神策军中尉，诈骗之事当发生在此时。正是因为仇中尉威权炙手可热，当时官人皆避之不及，况张周封当时不过是闲居在家的卸任官员，听说仇中尉求购《西园图》，不得不献，很久之后才得知这是一场骗局。

这场骗局中假冒仇中尉使人者，恐怕不是向王涯求取江淮大盐院肥缺的官人，而是长安市上的中介人，大家熟知的窦义就是与之类似的人物。《乾骥子》记载窦义故事云⁶：

李晟大尉宅前有一小宅，相传凶甚，直二百十千。义买之，筑园打墙，拆其瓦木，各塚一处，就耕之术。大尉宅中傍其地有小楼，常不瞰焉，晟欲并之为击球之所。他日乃使人向义，欲买之，义确然不纳，云：某自有所要。候晟沐浴日，遂具宅契书请见晟。语晟曰：某本置此宅，欲与亲戚居之，恐俯逼太尉甲第，贫贱之人固难安矣。某所见此地宽闲，其中可以为戏马，今献元契，伏惟俯赐照纳。晟大悦，私谓义：不要某微力乎？义曰：无敢望，犹恐

1. (唐)高休彦：《唐阙史》卷下云：“是画也，太尉李公所宝，隙有赞皇图书篆焉。人有以七万购献牢盆者，得署漕渠横梁梗船碎职。”前揭《丛书集成初编》，页30；又见前揭《图画见闻志》卷五《故事拾遗》“郑赞”条，页130—131，郑赞为郑贲之误。按，牢盆，煮盐之器，唐代称盐铁使为牢盆使，漕渠横梁即运河上的桥堰，碎职即小职。参考李时人《全唐五代小说》卷八一：“张（祐）以诗上牢盆使，出其子授漕渠小职，得堰俗号‘冬瓜。’”李时人编校，何满子审定，詹绪左覆校：《全唐五代小说》卷八一，页2848，中华书局，2014年。

2. 《旧唐书》卷一六三《卢简辞传》，页4270。卢昂任福建盐铁院官正在长庆中，不排除是向王涯行贿所得。

3. (唐)徐浩：《古迹记》，前揭张彦远《法书要录》卷三，页121。

4. 前揭窦泉撰、窦蒙注《述书赋》下，页208—213、220。

5. 《新唐书》卷二〇七《宦者·仇士良传》，页5872。仇士良在历史上第一次出场就以狼鸷的面目示人，元和初以内给事为监军使，在华州敷水驿与御史元稹争正厅，竟然击伤元稹。

6. 《太平广记》卷二四三，页1877—1878，中华书局，1961年。

后有缓急，再来投告令公。晟益知重。又遂搬移瓦木，平治其地如砥，献晟为戏马，荷义之所惠。义乃于两市选大商产巨万者得五六人，遂问之：君岂不有子弟婴诸道及在京职事否？贾客大喜，语义曰：大郎忽与某等致得子弟庇身之弟，某等共率草粟之直二万贯文。义因怀诸贾客子弟名谒晟，皆认为亲故。晟忻然览之，各置诸道膏腴之地重职，义又获钱数万。

窦义正是长安市上的中介人，他一方面结交勋贵李晟——投资买下相邻的凶宅献给他，一方面又联络长安东西两市资财最厚的商贾，为他们的子弟提供做官的机会，从中赚取厚利。这种中介人为长安不同阶层的人物建立联系，以便达成某种目的，而手段则千奇百怪。窦义在记载中留下了名字，而赚取《清夜游西园图》故事中的人物则已失其名，然而不妨将他们视作同一群体。

张周封之所以相信来人是宦官仇士良所派，是因为当时确实发生过主管神策军的宦官登门强买或强索藏家书画的事件，例如李涿收藏的《石桥图》就被左神策军宦官宣敕强索而去，《酉阳杂俎》记其事云：

翊善坊保寿寺，本高力士宅，天宝九载，舍为寺。初，铸钟成，力士设斋庆之，举朝毕至，一击百千，有规其意，连击二十杵。经藏阁规构危巧，二塔火珠受十余斛。河阳从事李涿，性好奇古，与僧智增善，尝俱至此寺，观库中旧物。忽于破瓮中得物如被，幅裂污釜，触而尘起。涿徐视之，乃画也。因以州县图三及缣三十获之，令家人装治，大十余幅。访于常侍柳公权，方知张萱所画《石桥图》也。玄宗赐高，因留寺中。后为鬻画人宗牧言于左军，寻有小使领军卒数十人至宅，宣敕取之，即日进入。先帝好古，见之大悦，命张于云韶院。

文宗开成二、三年间李涿为河阳节度使的幕僚^①，大约卸任回京之后在翊善坊保寿寺库房中发现一幅积尘覆盖的旧画，用三十匹缣的价钱和三幅州县图交换得来。三十匹绢为购买之价，而三幅州县图则是李代桃僵之物，盖因寺院物产皆有登记，不得随意出售，若僧人私卖需以同类之物替代。李涿将此画展示给柳公权审定，柳定为张萱《石桥图》，本为内府所藏，玄宗赐给高力士，舍宅为寺，故留存寺中。当李涿收藏《石桥图》的消息在收藏界不胫而走之后，被书画商人宗牧得知，宗氏又转告给左神策军的宦官。于是宦官就假托文宗的诏敕将此画强索，进献给文宗，文宗非常高兴，悬挂于宫中云韶院。这两件事颇有相似之处，关键之处在于商人掮客与禁军之间的关联。众所周知，自唐玄宗之后，长安市井屠沽之辈占据禁军军籍^②。代宗之后神策军成为重要禁军力量，待遇优厚，而且具有不受地方官府管辖的特权，如果犯罪则由禁军衙署处置，于是进入神策军的长安商贩数量与日俱增^③。他们与宦官之间有着千丝万

① 据刘学锴、余恕诚《李商隐文编年校注》之开成三年春夏间《为韩同年瞻上河阳李大夫启》及其校注考证，李涿时为侍御史，府主为河阳三城怀州节度使李执方，李涿游长安保寿寺疑在其卸任回京之后。刘学锴、余恕诚：《李商隐文编年校注》页163—165，中华书局，2002年。

② 吴玉贵《唐书辑校》卷一云：“天下承平日久，人不知战，闻其兵起，朝廷震惊。禁卫皆市井商贩之人，乃以高仙芝、封常清等击之。禄山令严肃，得士死力，无不一当百，遇之必败。”吴玉贵：《唐书辑校》页18，中华书局，2008年。

③ 权德舆《山东行营事宜状》（元和五年）云：“又去年十月十七日上奏，以禁军多市井屠沽，未经战阵，倘淹时月，则损威重。”（唐）权德舆撰，蒋寅笺，唐元校，张静注：《权德舆诗文集编年校注》页624，辽海出版社，2013年。

缕的联系，发生书画商人宗牧与左神策军宦官串通诈取李涿藏画也就不足为怪了。咸通中，长安县令郑蕢正在审理一场争夺古画的诉讼，恰好其中被告具有禁军军籍(颇疑是挂名禁军的商人)，于是禁军衙署就将被告和物证古画一同带走，县令也不敢追究⁴¹。

三 王涯永宁坊书画秘藏及其流散

王涯视古书名画如性命，又或得之不义，自非深藏固扃不可。史云：“家书多与秘府侔，前世名书画尝以厚货钩致，或私以官，凿垣纳之，重复秘固，若不可窥者。”⁴²王涯典藏法书之法最为特殊，系于墙垣之上凿为密室以藏之。唐人除用橱子之类的家具之外还在壁上凿龕以置放书卷，张籍有诗云“扫龕盛旧书”⁴³，正是记此情形。而王涯凿壁藏书恐较一般书龕更为深密，其目的在于秘藏⁴⁴。张彦远《历代名画记》所载王涯鉴藏印为“永存珍秘”，根据这个线索，我们可以在历代书画著录和题跋中发现王涯书画藏品的记录。

王涯收藏可考者如下：

(一) 法书之部：

1. 谢安《八月五日帖》

米芾题跋云：“右晋太傅南郡公谢安石书六十五字，四角‘开元’小玺，御府书也。‘永存珍秘’印，入唐相王涯家。‘翰林之印’，建中御府所用。”⁴⁵按，谢安，字安石，是东晋偏安江东的主流砥柱，曾指挥抗击前秦的淝水之战，大获全胜。谢安此帖经唐开元、建中御府收藏，不知何时散出，为王涯所得，有其“永存珍秘”收藏印。

2. 《谢万帖》

此帖与谢安帖等法书同卷，称为《晋贤十三帖》，米芾描述云：“(谢)安及(谢)万帖有王涯‘永存珍秘’印。”⁴⁶

3. 王羲之《破羌帖(王略帖)》

米芾题跋云：“有晋金紫光禄大夫右将军会稽内史王羲之字逸少《王略帖》，八十一字，入梁、唐御

41 前揭高休彦《唐阙史》卷下，页30。此事据考当在咸通(860—874)年间，参见拙稿《唐代两京书画市场与商人》，待刊。

42 《新唐书》卷一七九《王涯传》，页5319。

43 前揭张籍撰，徐礼节、余恕诚校注《张籍集系年校注》卷二《送友人归山》，页213。

44 与王涯永宁坊宅相似，郑注善和里宅亦有复壁，见《新唐书》卷一七九《郑注传》，页5315。

45 (宋)米芾：《跋谢安石帖》，(宋)米芾：《宝晋英光集》卷七，《丛书集成初编》页59，上海商务印书馆，1939年。

46 (宋)米芾：《书史》，《左氏百川学海》丁集，武进陶氏影宋刊本，1927年，页1b。

府，已见陶谷跋。末全印及首半印曰‘永存珍秘’，唐相王涯印也。”¹¹又云：“王右军《桓温破羌帖》有开元印，唐怀充跋。右笔法入神奇绝，帖与王仲修学士家《稚恭帖》同是神物，有开元印，怀充跋。在苏澄道渊之子之纯处，今为歙州判官。”¹²又米芾晚年有一札，后世名之曰《适意帖》，墨迹本现存台北故宫博物院，是讨论出售此帖者，略云：“百五十千与宗正(赵仲爱)争取苏氏(苏之纯)《王略帖》(原注：右军)，获之。梁唐御府跋记完备。黄秘阁知之，可问也。人生贵适意，吾友覩一玉格，十五年不入手。一旦光照宇宙，巍峨至前，去一百碎故纸，知他真伪，且各足所好而已，幸图之。米君若一旦先朝露，吾儿吝，万金不肯出。芾顿首。”

4. 王羲之《兰亭序》(唐摹本)

南宋画家戴溪云：“《兰亭》为王晋卿家物，背有涯字小印，是唐王涯，多蓄古图书，遭难散失，所见殆是耶。”¹³按，王晋卿即西园雅集的主人王诜，戴溪是南宋画家。所见印记与苏轼所见“涯”字小印相同。

5. 晋人帖

苏轼《题晋人帖》云：“唐太宗购晋人书，自二王以下，仅千轴。《兰亭》以玉匣葬昭陵，世无复见。其余皆在秘府。至武后时，为张易之兄弟所窃，后遂流落人间，多在王涯、张延赏家。涯败，为军人所劫，剥去金玉轴，而弃其书。余尝于李都尉玮处，见晋人数帖，皆有小印“涯”字，意其为王氏物也。有谢尚、谢鲲、王衍等帖，皆奇。而夷甫独超然如群鹤耸翅，欲飞而未起也。”¹⁴后又于《辨法帖》中重记此事云：“后又于李玮都尉家，见谢尚、王衍等数人书，超然绝俗。考其印记，王涯家本。其他但得唐人临本，皆可蓄。”¹⁵

6. 羊谿《期聚帖》

岳珂《宝真斋法书赞》云：“右梁羊谿《期聚帖》真迹一卷，宸翰题其首，“开元”小玺、“永存珍秘”印具焉。”又云“此帖既上于帝宸，复登于相第，隐然遗迹二美，并得继入绍兴，复标清赏”，所谓上于帝宸，是指其中“开元”小玺，曾入开元御府；“复登于相第”，即指归于王涯永宁里第。

7. 唐无名人《使至帖》

岳珂《宝真斋法书赞》云：“右唐无名人《使至帖》三十六字，真者二十有八，草者七，花书者一，笔法类李邕而花书之名弗复可识，疑以传疑，故惟以归之无名人也。有‘永存珍秘’印二，其一所存者半未著。御府大小五印，得此帖时又有格天阁一印，既得而裂去，盖郿坞所珍者。嘉定庚辰七月十二日得之

〈1〉 (宋)米芾：《跋王右军帖》，前揭米芾《宝晋英光集》卷七，页60。

〈2〉 (宋)米芾：《宝章待访录》，前揭《左氏百川学海》辛集，页96。

〈3〉 (宋)桑世昌：《兰亭考》卷五，前揭《丛书集成初编》页40。

〈4〉 (宋)苏轼：《苏轼文集》页2170，中华书局，1986年。

〈5〉 前揭苏轼《苏轼文集》，页2172。

建康。”

8. 南齐萧子云飞白壁书萧字

萧子云壁书见诸张彦远《法书要录》，壁书原在建康佛寺之中。唐建中二年五月韩滉出任润州（今镇江）刺史、镇海军（浙江西道）节度使，从建康佛寺移至润州官舍之中，其幕僚李士举得之，以“皇象、羊欣、萧纶各一帖，大郑（郑法士）画屏一扇”易于李约¹。李约“匣之以归洛阳，授余叔祖（张谏），致之修善里，构一亭，号曰萧斋。王涯相倚权势负之而趋，大和末为乱兵所坏”²。这是王涯巧取豪夺的又一案例，与《西园图》一样，也是取自河东张家。

（二）名画之部

顾恺之《清夜游西园图》

王涯收藏《清夜游西园图》原委见前述。王涯强取豪夺的《清夜游西园图》此后的命运在史籍中还有记载，《图画见闻志》云：“及十家事起，后流落一粉铺家。未几，为郭承嘏侍郎阁者以钱三百市之，以献郭公。郭公卒，又流传至令狐相家。一日，宣宗问相国有何名画，相国具以图对，既而复进入内。”³此令狐相董道径以为令狐楚⁴，误。令狐楚卒于文宗开成二年（837）十一月，不曾于宣宗朝任官，而其子令狐绹恰是在宣宗朝任宰相，故此条所云令狐相当以绹为是。

王宅所藏法书名画外间虽不可见，但是其宅中厚有财宝之声却广为人知。甘露之变（大和九年，835）事发，时值中午，王涯正与宰相们会食中书，闻乱仓促出逃，被乱兵擒于永昌里茶肆，随后被杀。这场变乱持续大约十天，其间乱兵、暴民劫掠了永宁坊王宅。其时，王涯所藏的典籍、书画也惨遭劫毁，《新唐书》本传云：“至是（甘露之变）为人破垣，剔取奩轴金玉而弃其书画于道。籍田宅入于官。”⁵昔时深藏秘阁的复壁密室也挡不住乱兵暴民，史云：“及（王涯）家破，往来人得卷轴，皆剔取奩盒金玉牙锦，余弃道涂，车马践踏，悉损污矣，惜哉！”⁶王涯所藏有些已经因乱兵、暴民之劫掠而永远损毁，例如萧子云壁书萧字，而部分珍品，例如谢安《八月五日帖》、王羲之《破羌帖》，经由唐末收藏家殷浩、梁秀，传至宋代收藏家王溥、王贻永家，又经李玮、赵仲爰、米芾等人递藏，再由苏轼、米芾、董道、黄伯思等人著录、研究，今人方可略知一二。

1、（唐）崔备：《壁书飞白“萧”字记》，前揭张彦远《法书要录》卷三，页132—133。

2、前揭张彦远《历代名画记》卷一《叙画之兴废》，页9—10。

3、前揭郭若虚《图画见闻志》，页128—129。

4、董道《广川画跋》卷五云：“涯亡，此画入民居，郭承嘏以重金购得之，而令狐楚复得以进。”前揭董道著，张自然校注《广川画跋校注》，页313。

5、《新唐书》卷一七九《王涯传》，页5319。

6、前揭辛文房撰，傅璇琮等校笺《唐才子传校笺》卷五“王涯”，页431。

王涯爱好法书名画，而往往强取豪夺，成为历史典故，在后入释文常见。苏轼《宝绘堂记》云：“凡物之可喜，足以悦人而不足以移人者，莫若书与画。然至其留意而不释，则其祸有不可胜言者。钟繇至以此呕血发冢，宋孝武、王僧虔至以此相忌，桓玄之走舸，王涯之复壁，皆以儿戏害其国，凶其身，此留意之祸也。”^①苏轼又有《次韵米芾二王书跋尾二首》，论者以为用王涯典故与米芾相嘲者，其末云：“怪君何处得此本，上有桓玄寒具油。巧偷豪夺古来有，一笑谁似痴虎头。君不见，长安永宁里，王家破垣谁复修。”与米芾过从甚密的刘泾、薛绍彭等人诗中也常用此典。李清照南宋初年所作《金石录后序》，开篇即云“自王涯、元载之祸，书画与胡椒无异；长舆、元凯之病，钱癖与传癖何殊？”^②或者用以自警、自嘲，或者感叹长物之易逝。我们重新梳理王涯的收藏史，以及与之相关的社会网络、坊里空间，将抽象的历史典故，还原为真实的历史事件和人物，并以王涯收藏为例，推究唐代法书名画收藏从内府向贵戚、权臣、文士转移的路径，以期窥见晚唐书法鉴藏史之一斑。

[作者单位：王楠，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

史睿，北京大学中国古代史研究中心]

(责任编辑：谭浩源)

① 前揭苏轼《苏轼文集》，页356。

② (宋)李清照撰，徐培均笺注：《李清照集笺注》页309，上海古籍出版社，2002年。